

14岁就背着乌贼鲞去广州换电子表 他是一个敢闯敢干的海岛“赶潮人”

□记者 朱蔚

倾诉人：丁先生

倾诉时间：12月20日

丁先生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生人，年轻的时候，赶上了改革开放，敢闯敢干、勇于创新的他，果断地把握机会，走南闯北，到过山东、辽宁、湖南、陕西、黑龙江，马不停蹄地做过各种生意。他也是所在的朱家尖顺母村最早买黑白电视机的“尝鲜”人，以及买手表、摩托车，他都比人家抢先一步。



14岁就背着乌贼鲞去广州换电子表

我是家里的老幺，9个兄弟姐妹，我的上头还有6个哥哥、2个姐姐。我的大姐比我大了29岁，大哥和我差26年。而我的这个年代，也正好赶上了改革开放，被时代翻滚的大浪裹挟着，我的心里蠢蠢欲动，总想着去做些什么。

我做生意也是蛮早的，14岁时，就跟着大人一起，搭上南下的火车去广州了。当时背着一只人造革的大旅行袋，里面装了30多公斤乌贼鲞。广州人喜欢这海鲜干货，两三公斤乌贼鲞就可以换一只电子表。那一回，我带着十几只电子表回到舟山，自己戴了一只，其他卖给了村里人，那可是广州货，可抢手了。

背着乌贼鲞，我前后去了两趟广州。十七八岁的时候，我又和亲戚去上海贩大黄鱼。那时条件简陋，还没有泡沫箱，装大黄鱼的都是自家做的帆布袋，一层鱼一层冰叠上去，算是打包了。坐着海星轮去上海，在船里睡一晚，天蒙蒙亮就到了上海十六铺码头，码头边上就是市场。

各种生意陆续做着，到了1986年我结婚的那一年，手上也有一些积蓄了。我花了16000元在村里建了两幢楼，跟着又和妻子一起去上海采购结婚要用的东西。

结婚时去上海商场买了最贵的双卡录音机

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，舟山人办一些大事，都是去上海置办货品。我们结婚采购，小到花瓶、床头的痰盂、两个人穿的全毛涤纶的衣服、床上的缎子被面，大到装修房子用的塑料地板、房顶上的天花板……只要是家里边需要的，都是在上海置办的。

来回都是搭人家的运输船，在上海的亲戚家里住上一个星期，我和妻子每天蚂蚁搬家一样，把两口子过日子需要的家当一点一

点买回来。

上海人对我们舟山人也蛮客气的，在商场里，我给了营业员一包香烟套近乎，人家就把刚出的最时兴的天花板介绍给我了。

我们还买了商场里最贵的双卡录音机，我记得煞拉清爽，540元一只，样子也相当好，一般人买不起。还买了一些磁带回来，像朱晓琳的《妈妈的吻》，那个年代最流行了。

结婚以后，我又换了行当，到宁波余姚去做海鲜行贩的生意。从沈家门的港口把刚捕回来的鱼收上来，再运到余姚卖出去。我做这一行算早，利润也可以，四五年以后，我看鱼贩子越来越多，当机立断，又转了方向。

拿着样品去青岛、大连开拓市场

后来，我和妻子北上，到舟山以外的沿海城市开拓市场，去了青岛、大连做虾米生意。虾米是沈家门渔船上捕来的新鲜小虾米，烤熟晾干后，我们把成品批量地收过来。听说青岛、大连有市场，山东人喜欢包虾米韭菜馅饺子，我们主动拿着货问上门去。

那时管理哪有现在好啊，我们和货品同一条船过去，到了目的地，人归人下客，货归货卸货。往往是人已经下船了，货品却迟迟下不来。晒干的虾米虽是干货，时间一长，也会坏会臭。可是货下不来，又有什么办法，只能过一段时间去张望看看，再过一段时间，再去看看。

终于卸了货，我们便拿着虾米样品，在货站摆摊卖货。刚开始在 market 里摆摊，慢慢地转向商场代销，青岛的商场有代销点，商场直接抽提成，对我们来说，总归轻松一点。

卖不完的干货，我们也就近拿到淄博去卖过，那时大女儿四五岁的样子，也被我们带在身边。初来乍到，人生地不熟，我们吃过的亏就甭提了。当地的地头蛇看我们在码头上挨家挨户地推销，他们明面上说以50元一编织袋的价格帮我们包装，敲诈去了300块，啥都没帮

我们做。

广州赚来的钱养螃蟹都亏进去了

那时候，我们还去过黑龙江、西安、武汉等地开拓市场，北上之后又南下，广州那儿大量要鱼货，主要是香港人、澳门人都等着要，我们运过去5吨加长车的货，一晚上就能卖光。

后来，我和妻子干脆“兵分两路”，我留在舟山专门管收货、发货，妻子则长住广州，一住就是一两个月，到各个商铺销货。这么多年的基础打下来，我们和商家老板的关系已经处得非常好的。

1997年香港回归的时候，我们也在广州，漫天都是烟花鞭炮，非常热闹，印象也特别深。在广州的四五年，我们生意算是做得蛮成功。回来舟山那一年是1999年，我们打算在顺母养梭子蟹。

算是打得蛮好，天气热的时候趁着螃蟹便宜，收进来在塘里养上几个月，下半年快过年了，就等螃蟹的价格一路走高，转手就能卖个好价钱。

可惜人算不如天算，那一年10月，迎来了小阳春，天气太热了，螃蟹都死光了，一只不剩，一下亏进了四五十万元。在当年，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？沈家门10万元就能买一套房。

钱亏进去了，总得要再赚回来。第二年上半年，我们继续创业。

奋斗四十年明年准备退休了

这一次，我们买了艘快艇，考出了摩托艇证书，成立了快艇公司。那时去普陀山只有慢船，外地游客来舟山礼佛的也多，坐我们的快艇七八分钟就到了，只要十块钱。

生意是蛮好，只是好景不长，千岛湖的快艇出事，快艇公司遇到了整顿，原本的个人公司都由海中洲旅行社统一接管。

还好没有亏，可也没有赚。那一段时期，朱家尖的房子已经卖掉了，我们搬到了沈家门，家里的二女儿已经到了本岛读初中。

我们重新借钱，打了艘渔船，是一只长35.5米、宽6.2米、水深3米的大船。我考出了证书，自己做老大和老轨，船上雇了6个人。

五年前的晚上，我们还在船上救过一个人，他是另一条渔船上的，甩网时被一起带到海里。也是他的运气好，要不是我刚甩网时人家对讲机里告诉我下面的鱼货更多，我也不不会赶紧把网收上来，要是整张网都撒出去了，船就没法动弹了，也救不了他了。

渔船作业确实风险很大，这些年在海上，风里来浪里去，也经历过一些事。到我在这个年纪，想想还是稳当一点，安全第一了。到了明年，渔船也到年份了，赶上国家的政策好，到时渔船给国家回收，我也好真正地养老休息了。

回顾我这些年和妻子一起做生意，风风雨雨地过来，打拼了四十年，攒了一些钱，买了几套房，两个女儿也都发展得不错，有了稳当的工作，我们挺满足。

照片由受访者提供

情感的流露

心灵的抚慰

听你倾诉 陪你改变

你可以拨打我们的

情感热线：

13867225000

QQ: 942157858

(请注明“我要倾诉”)

也可以发E-mail:

zswb05@zsnews.com

地址：

舟山市新城长升路30号

《舟山晚报》编辑部

“倾诉吧”编辑收

邮编：316021

